

白 贤编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甘肃民族古籍丛书



甘肃省哈萨克族 文化形态与 古籍文存

《甘肃民族古籍丛书》是在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重视下，由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搜集、整理、出版的系列丛书。本书依照突出优势、由近及远的原则，收入不同文种、不同版本的民族古籍文献资料和译本，也适当辑录一些民族古籍研究的优秀成果。

本书内容包括政治、经济、语言、文学、哲学、天文、历史、地理、医药、民俗、文物等学科。



主 编
李生林
卓俊才
副主编
贺青松
马更志
编 务
张 峥

《甘肃民族古籍丛书》出版说明

《甘肃民族古籍丛书》是在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重视下,由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搜集、整理、出版的系列丛书。本丛书依照突出优势、由近及远的原则,收入不同文种、不同版本的民族古籍、文献资料和译本,也适当辑录一些民族古籍研究的优秀成果;本丛书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历史、语言、文字、哲学、宗教、艺术、天文、历法、地理、医药、民俗、文物等学科。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也是我国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民族与文明相伴而生,月氏、乌孙、匈奴、氐羌、吐蕃、回鹘等古代民族赋予甘肃丰厚、独特的人文资源。几千年的文明史,为回、藏、蒙古、东乡、土、满、裕固、保安、撒拉、哈萨克等各民族积淀起的精神财富宏伟辉煌,成为祖国思想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今天,中央明确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大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以科学的态度继承这份遗产,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乃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所必需。本丛书是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为宗旨编纂的,是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的。

《甘肃民族古籍丛书》内容丰富,卷帙浩繁,自成体系,更有孤本、珍本著称于世。本丛书在保证内容翔实和学术性、系统性、资料性的前提下,经有关专家、学者参阅史籍整理、审订而陆续出版。

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政策性强,学术难度大,限于我们的水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甘肃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

前 言

哈萨克族是一个勤劳勇敢和充满智慧的民族,以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著称于世,为我国民族的文化宝库增添了异彩。对哈萨克族历史与文化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建国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逐步落实,才逐步深入。到目前为止,取得了不小成绩,一批通俗读物、论文和研究专著相继问世。

回顾哈萨克族文化研究工作,我个人认为以下几点应该肯定:

一是哈萨克族的文化研究工作愈来愈受到广泛重视。重视包括两个方面,有上级领导的重视,也有基层群众的重视。领导重视表现在组织人员开展对哈萨克族文化的调查、资料的搜集以及解决资金、帮助出书等等方面;而群众的重视则着重表现在积极参与、提供材料、热情配合等方面。本书中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的部落系谱就是由莎伊芙罕提供的,在此真诚表示谢意。

二是研究机构愈来愈健全,研究人员愈来愈广泛,研究人员的素质也在不断提高。省上的研究机构有民族研究所、西北民族学院,还在民族事务委员会建立了省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专门负责管理少数民族古籍的编撰出版事务,取得了巨大成绩,功不可没。同时,一批研究人员也应运而生,不断壮大。这些研究人员中,既有德高望重、早有建树的资深专家、学者,也有近几年培养起来的新人,特别是土生土长的哈萨克族研究人员也展现出非凡活力,推出了喜人成果。

三是对哈萨克族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宽,不仅仅局限在历史文化方面,比如对哈萨克族系谱的研究以及对甘肃、青海哈萨克族

的多次迁徙的研究等等,研究面越来越宽,越来越具体,也越来越深刻。

四是研究成果显著,显示的研究价值愈来愈高。20世纪90年代,甘肃就出版了《甘肃少数民族》、《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等书,对哈萨克族、哈萨克族的文化艺术作了专篇介绍。阿克塞县还组织人员编辑出版了《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县志》,极大地推动了对哈萨克族方方面面的研究工作。

我省对哈萨克族的研究工作综上所述,已取得了可喜成绩,但客观地讲,由于种种原因和一些条件的限制,比起外省区的研究工作,还有不少差距,还须不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要把群众的研究热情引入正道,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培养研究人才迅速成长,出成果,特别要对哈萨克族的研究人员予以特殊帮助和照顾,使他们健康成长,为丰富和继承发展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做出贡献。

编者

二〇〇二年九月

目 录

上篇:哈萨克族文化形态

第一章 哈萨克族文化产生、发展的自然环境与社会背景	(3)
一、阿克塞自然环境及其基本特征	(3)
二、阿克塞建制沿革及行政区划	(5)
三、民族历史渊源及人口分布	(6)
四、哈萨克族被迫东迁甘肃纪实	(9)
五、哈萨克族家庭婚姻与部落组织	(14)
第二章 哈萨克族的语言文字	(22)
第三章 哈萨克族文化产生的经济及社会根源	(25)
一、历史生产关系概述	(25)
二、解放生产力,哈萨克族文化繁荣发展	(28)
第四章 哈萨克族传统民俗文化	(32)
一、哈萨克族的物质民俗文化	(32)
二、哈萨克族节日、礼仪、竞技游戏文化	(40)
三、哈萨克族宗教精神信仰和禁忌文化	(48)
第五章 哈萨克族文化艺术	(54)

一、阿克塞县文化机构设置·····	(55)
二、传统文化·····	(55)
三、民间艺术的挖掘整理·····	(58)
第六章 甘肃哈萨克族的教育科技及医疗卫生发展状况 ···	(64)
一、教育·····	(64)
二、科技、医疗卫生 ·····	(66)

下篇:哈萨克族古籍、民歌及谚语

第七章 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古籍文物概述 ·····	(71)
第八章 哈萨克族传说与神话 ·····	(74)
一、哈萨克族口碑古籍——传说·····	(74)
二、哈萨克族民间叙事诗·····	(86)
第九章 哈萨克族民歌 ·····	(97)
一、哈萨克族民歌的概念与范围·····	(97)
二、生产、生活类民歌 ·····	(99)
三、阿肯弹唱 ·····	(116)
四、喜庆婚俗类民歌 ·····	(125)
五、哀伤丧葬类民歌 ·····	(154)
第十章 哈萨克族谚语、谜语集锦 ·····	(162)
一、哈萨克族谚语 ·····	(162)
二、哈萨克族谜语 ·····	(173)
第十一章 阿克塞哈萨克族历史纪年 ·····	(177)
附录:阿克塞县研究论著索引 ·····	(230)
后 记 ·····	(231)

上 篇

哈萨克族文化形态

第一章 哈萨克族文化产生、发展的自然环境与社会背景

一、阿克塞自然环境及其基本特征

沿着丝绸古道,西出阳关,在甘肃省的西北边陲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生活着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哈萨克族。这里的哈萨克族原居新疆阿勒泰、巴里坤等地,于1934年至1939年间大批向东迁徙,流浪游牧于祁连山下、疏勒河西岸、阿尔金山一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妥善安置了这一带的哈萨克族。1953年3月2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局行政委员会在兰州召开了甘、青、新边境哈萨克头人联谊会暨各族团结会,通过了《关于加强民族团结,安置边境哈萨克族的协议意见》。协议规定,“以海子(色勒屯)为中心,东至哈尔腾东端的托逊堡,西至安南坝,南至海子南端,北至燕都尔土(现燕丹图)的地区”,为这一带哈萨克族居住和放牧的区域。从此,长期居无定所、流动飘泊的哈萨克族才有了自己的草场和牧地。1954年,这里的哈萨克族当家作主,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建立了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

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北边陲,青藏高原北缘。东经92度14分至97度零7分,北纬37度58分至39度52分之间。东至燕丹图与肃北蒙古族自治县接壤,北依催木图山与敦煌县为邻,南面的塞什腾山与青海省柴达木接壤,西面的芨芨台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隔戈壁相望。全县总面积33733平方公里,略大于欧洲的阿尔巴尼亚,略小于亚洲的不丹,是甘肃省地域

比较辽阔的县份之一。

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境内山大沟深,地形复杂,气候严寒,干旱少雨。全县地形狭长,东西长 425 公里,南北宽 125 公里。东南部高于西北部。祁连山西向余脉与阿尔金山的东西余脉连成一片,横贯全境。主要的大山有当金山、阿尔金山、党河南山、塞什腾山、土尔根达坂山、野牛脊山等,属高山皱褶和谷地、高原、湖盆、戈壁等地貌类型。最高海拔 5798 米,最低海拔 2500 米,平均海拔 3200 米。山区、沙漠、戈壁面积 21960 多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65.13%。

当金山地处祁连山和阿尔金山的中段,山岭峻峭,地势险要,是山南山北的交通要道。由安西柳园经青海格尔木至西藏拉萨的公路干线经此山盘绕而过。以当金山为界,西部是阿尔金山,其山脊海拔高度一般在 4000 米左右,最高的山峰达 5700 多米。党河南山、野牛脊山在当金山的东部,海拔高度一般在 5000 米左右,最高峰达 5300 多米。塞什腾山、土尔根达坂山在当金山南部,海拔高度一般在 3600 米左右,最高峰达 4500 多米。这些高山峻岭构成了阿克塞县的独特景观,雪线以上终年积雪,银光闪烁,是自治县地下和地表水泊的主要资源。阿尔金山和祁连山北坡 1700 米至 2700 米之间的地带是辽阔的冲积滩地。阿尔金山南坡形成以大小苏干湖为中心的高原盆地,水草丰美。

大小苏干湖是海子草原上的两颗明珠。冬天一片冰雪,晶莹剔透;夏天一片湛蓝,犹如锦缎。大苏干湖 96 平方公里,蓄水量为 1.72 亿立方米,属咸水湖;小苏干湖 24 平方公里,蓄水量为 0.24 亿立方米,属淡水湖。湖四周长满水草和芦苇,湖面上野鸭成群,鱼游浅底,各种水鸟在湖面盘旋,还有珍贵的白天鹅,时常在湖面驻足留连,环游嬉戏。

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属青藏高原寒带气候区域。干旱少雨,四季温差大。冬季漫长严寒,夏季短暂,多风、干燥、少雨。这

里一般9月末开始飞雪结冰,冰雪长存达八九个月。年平均降水量为110多毫米,但分布很不均衡。年平均气温 3.5°C ,七月平均最高气温 16.7°C ,全年日照时数为3330多小时,无霜期90天左右。年平均风速每秒3米左右。自然灾害比较频繁,山洪、干旱、冰雹、霜冻、狂风等,对畜牧业生产危害较大。

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境内草原广阔,戈壁浩瀚,峻岭绵绵。这里地大物博,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是个聚宝盆。阿克塞县境内还有多种国家一类保护动物野骆驼、野牦牛、野驴、雪豹、雪鸡等珍禽异兽,堪称自然动物园。国家已在哈尔腾周边地区开拓了国际狩猎场,吸引国际游客,发展旅游业,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二、阿克塞建置沿革及行政区划

哈萨克族世居新疆,因不堪忍受反动统治者的虐待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1934年以后大批东迁入甘,游牧流徙于甘、青、新三省边境地带。他们本想寻找一块安身立命之地,然而却遭到甘青军阀的围剿、屠杀和掠夺,走投无路,濒于灭绝的境地。经过殊死搏斗,死里逃生的一部分人流落隐藏于深山荒原;另一部分人在部落头人带领下远走异国他乡。哈萨克同胞历尽艰辛,他们盼望太阳能从东方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哈萨克族新生活的开始。

1954年4月27日,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区(县级)成立,首府在博罗转井。1956年,根据宪法规定,将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改为“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人民委员会”,在基层建立了4个乡,13个行政村。自治县的行政区划,是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过程中形成的,是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具体体现。自治县下设四个牧业乡(即团结乡、和平乡、民主乡、建设乡),一个农业乡(即多坝沟乡),一个镇(即博罗转井镇)。全县共有17个行政村,其中农业村4个。

四个牧业乡的政府机关原先各有两个驻地。根据牧业季节每

个驻地各住半年,搬来搬去,很不方便。近几年,随着牧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各方面的条件日趋完善,现在四个乡基本上各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和平乡政府驻地安南坝。辖安南坝、东格列克、苏干湖、阿克其四个行政村,主要草场分布在安南坝周围和海子西部一带。

民主乡政府驻地海子东南部。辖加尔乌增、塞什腾、燕丹图、半个洼四个行政村,主要草场分布在海子东南部和前山半个洼周围。

团结乡政府驻地海子草原东部。辖阿克塔木、大鄂博图两个行政村,主要草场分布在阿克塔木和前山大鄂博图一带。

建设乡政府驻地在塔克尔巴斯陶。辖有哈尔腾、乌呼图两个行政村,主要草场分布在大小哈尔腾河两岸和乌呼图的高山荒漠戈壁上。

多坝沟乡政府驻地多坝沟。辖和平、民主、建设、团结、新建五个行政村。该乡生产以农业、饲草、林业为主。

博罗转井镇座落在当金山脚下,长草沟外,北山脚下,是自治县党政乡机关所在地。后因博罗转井镇严重缺水,且水质不好,应哈萨克族群众的要求,县政府呈报甘肃省委、省政府及中央、国务院同意,将县政府驻地从博罗转井镇搬迁至红柳湾镇。国家为县城搬迁投入巨款,兴建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现已初具规模,县城的哈萨克等各族群众都住进了统一规划、宽敞明亮的楼房,使用天然气,生活进一步改善。全县已初步实现了小康。

三、民族历史渊源及人口分布

哈萨克族是我国 56 个民族大家庭中具有悠久文化历史和独特生活方式的民族。“哈萨克”作为民族的名称始闻于世,一些学者认为是 15 世纪的事。但也有学者提出,“哈萨克”在我国史书上是“曷萨”、“阿萨”或“可萨”的同名汉语异写。而“曷萨”、“阿萨”、“可萨”,则为古突厥汗国属部。“哈萨克”的含义,一些学者解释为

“战士”、“自由人”、“避难者”、“脱离者”、“白天鹅”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哈萨克民间对此则有一美丽传说:传说古时有一位誓死保卫疆土的勇士在征途中染病,病卧黄沙,在他气息奄奄时,被天外飞来的白天鹅救起。后来白天鹅化作美女与勇士成婚,繁衍后代。后世子孙为纪念他们,遂自称“哈萨克”。据称“哈萨克”一词就是“白天鹅”的意思。当然这只是美丽的传说而已。

阿克塞的哈萨克族是新疆哈萨克族的一部分。关于哈萨克族的族源,综合各种史料,可以这样说:主要由古代乌孙、突厥、契丹和蒙古人的一部分长期聚居交往融合发展而成。早在西汉武帝时,今伊犁河谷及塞克湖周围一带地方就居住着塞种、月氏和乌孙人,他们是哈萨克族的先民。6世纪中期,游牧于阿尔泰一带的突厥族建立了突厥汗,乌孙故地的居民中又增添了突厥族的成分。继乌孙、突厥之后,哈萨克的先民还和陆续迁到现今哈萨克居住地方的许多游牧部落或半游牧部落互相融合,如10至12世纪建立喀喇(恰拉)汗王朝的回鹘人和葛罗禄人;12世纪建立西辽(黑契丹)的契丹人;13世纪西迁的克烈、乃蛮,以及察合台、窝阔台汗中的蒙古人等等,便形成了现在的哈萨克族。这不仅在我国史书中有大量的记载,而且也为现在哈萨克族中仍然保留着乌孙、克烈、乃蛮的名称所证实。15世纪初,成吉思汗后裔统治的白帐汗国分裂为几块封建领地,其中最大的是诺盖汗国和乌孜别克汗国。这两个汗国的居民,主要是称做钦察、康居、乃蛮、乌孙、契丹和杜格拉特等部落的人以及蒙古人。15世纪中叶,乌孜别克汗国宫廷斗争加剧,吉来和扎尼别克败于乌孜别克汗阿尔海伊尔,于是锡尔河下游的部分牧民在吉来和扎尼别克的率领下返回故土,迁到他们的祖先曾游牧过的楚河流域一带。由于他们是为反抗和摆脱乌孜别克汗的压迫统治而东走的,因此得名“哈萨克”,意为“在广袤草原上勇敢追求自由的人们”。后来由于乌孜别克汗国的各种动乱、征战,他们又与不断南迁的移民融合,人口增加,牧地扩展到巴尔喀

什湖西北广大的草原和以南的楚河、塔拉斯河流域,直到中亚的塔什干、安集延、撒马尔罕等地,逐渐地形成了以“哈萨克”之名见称于世的民族共同体。

清初,西部蒙古卫拉特四部之一的准噶尔(意为左翼)开始强盛起来。17世纪70年代,准噶尔向南扩张至南疆和青海,向西进攻哈萨克和柯尔克孜,迫使他们离开原来的牧地。18世纪初,哈萨克和新疆各族人民展开了反抗准噶尔汗的艰苦斗争。1723年,由于准噶尔汗的封建贵族集团的残暴统治,使哈萨克族经历了历史上称为“大灾难”的年代。是年,大雪成灾,准噶尔军队突然从塔拉斯河谷出现在哈萨克背后,毫无戒备的哈萨克人仓惶间丢弃牲畜、毡房、财物,四散奔逃。来不及逃避的,或被虏、或被杀,给哈萨克人留下了惨痛的回忆。1755年至1757年,清政府在哈萨克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支援下,彻底平息了准噶尔贵族集团的叛乱,解除了来自准噶尔汗的威胁。不久,哈萨克族中的大、中、小三玉兹(三个大部落)先后上表清政府,重申归附清朝的意愿。部分哈萨克族人民到阿勒泰、塔城、伊犁地区放牧。清政府还明文规定伊犁、塔城、科布多、乌鲁木齐(迪化)为贸易地点。每年春秋两季,哈萨克族群众赶着牲畜,携带着各种畜产品到指定地点换取布匹、绸缎、茶叶、食盐、大黄和粮食。这对于进一步加强哈萨克族与祖国内地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生产发展,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起了很大作用。

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境内生活着哈萨克、汉、回、维吾尔、撒拉、土、蒙古、藏等十一个民族,和睦融洽,友好相处。全县总人口7229人(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少数民族总人口为3108人,其中哈萨克族2944人,占全县总人口的40%,是自治县的主体少数民族。现在全县人口已发展到9100余人,哈萨克族也增加到376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42%。汉族4300多人,主要分布在多坝沟、安南坝、燕丹图、半个洼、柳城子等地区,从事农、林业。这些汉族居

民,绝大多数是 1960 年生活困难时期有组织地从武威等地迁移过来的。为了发展畜牧业饲料和饲草生产,1970 年又从邻近县、乡迁来一批汉族居民,安排在多坝沟等农业地区种植饲草。自治县境内的各民族政治上一律平等,在生产、生活中取长补短,互相尊重,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

四、哈萨克族被迫东迁甘肃纪实

漫长的封建帝王统治时代,皇权高于一切。皇帝高高在上,生杀予夺,主宰着各族劳动人民的命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换汤不换药,概莫能外。不管是汉族统治阶级,还是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对各族劳动人民的横征暴敛可谓如出一辙。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争夺地盘,连年发动战争,广大汉族和少数民族劳动人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哈萨克族同胞更不能幸免。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更是丧权辱国的时代。“百年魔怪舞翩跹,长夜难明赤县天。”各族劳动人民遭受了巨大灾难。政治经济上的压迫奴役,也给哈萨克民族文化带来了灭顶之灾。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是哈萨克族民族文化发展的滞后期。

从 18 世纪中叶起,沙皇俄国侵略中亚,蚕食我国领土,哈萨克草原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领土受到威胁。19 世纪中叶后,俄国哥萨克大量来到哈萨克族地区,把他们赶向人畜难以生存的沙漠地带。1864 年至 1884 年,沙俄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将我国西部边疆大片领土划入俄境,并把“人随地归”的原则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遭到了边疆各族人民的反对。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人民坚持了“虽死不从”的坚定立场,纷纷投归祖国。1864 年,游牧在斋桑湖一带的哈萨克族 12 个克烈部落,誓死不做沙俄臣民,离开原放牧地,被迫迁移到阿尔泰山以南游牧。1883 年,又有哈萨克族黑宰部落 3000 多户迁入伊犁地区和博尔塔

拉一带。辛亥革命时期,伊犁起义胜利,推翻了清王朝在新疆的政权。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动摇封建统治的基础,继之而来的是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等一批新军阀的反动统治,更加深了哈萨克族人民的苦难。

为了躲避新疆军阀盛世才等人的统治镇压,一部分哈萨克族不得不在反抗斗争中以流动迁徙的方法企图躲过灾难。然而,黑暗的旧中国,天下乌鸦一般黑,哪里有广大哈萨克族群众的安身之地。新疆有盛世才,甘肃、青海同样有比盛世才更狠毒的军阀马步芳。天大地大,很难找到哈萨克族的立足之地;草原再宽广,牧草再丰美,却觅不到哈萨克族的活命之路。哈萨克族找不到一块固定牧地,只能辗转游牧,漂泊流浪。

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哈萨克族在历朝历代残酷的民族压迫之下,没有屈服,他们宁肯站着死,也不乞求跪着活。残酷的斗争铸造了他们强悍的民族性格。1938年,马步芳匪帮抢走了鱼儿红、托赖地区哈族牧民的牲畜1000多头(只),中途不但被哈族牧民阻截夺回了自己的牲畜,而且杀死了部分匪军,缴获了部分枪支。1939年,在青海都兰地区,哈族牧民夺回了被马匪抢去的600多匹好马;还在肃南夺回了被抢去的300峰骆驼。

20世纪30年代,居住在新疆东部阿勒泰、巴里坤、哈密等地的哈萨克族,由于不堪新疆军阀盛世才的血腥统治,被迫四处流散,其中有1万余人进入甘肃境内。这就是哈萨克族被迫东迁甘肃的大致情形。随后,他们中的大部分又继续迁徙,一部分迁入了青海,一部分逃亡到了西藏以及印度、巴基斯坦,一部分又返回了新疆,最后只有少数留在了甘肃。入甘的这部分哈萨克族,在其迁徙的过程中历尽了流离之苦,并遭到了甘青地方军阀的疯狂掠夺和残酷屠杀。为了生存,他们有时被迫不得不靠抢劫来维持生计,而这又一度恶化了入甘哈萨克族与周围蒙古、藏、汉等民族间的关系,造成了各民族间的互相敌视、隔阂与仇杀。我们应该正确客观